烂人

————序—————

我和霍尧同别的兄弟最大的不同，在于我既叫他哥哥，也叫他小妈。

前者适用于任何场合，后者偶尔用于床上做爱。

有时候我会想，或许这并不太道德，但一想到我和我个这两个毫无道德底线可言的人相爱并彼此占有，旁人便无从对我加以指责，甚至要拍手叫好，庆幸世间少了两个会被我们拖下泥潭的正常人。

在比谁是疯子这一点上，我自觉我比我哥略胜一筹，至少他没有暴力倾向，总是冷静自持，有时比正常人更像个正常人。而我装不了，往哪里站，都像个从小会被孤立到大的弱鸡，驼背，瘦弱，不爱与别人来往，符合所有刑侦悬疑小说里心理变态的形象。

我和霍尧，不过是个谁比谁更烂的故事。

十岁之后我被送去了姑姑家，我爸有两个姐妹，我分别叫她们大姑姑和小姑姑，大姑姑的儿子是我堂哥，小姑姑的女儿是我堂姐，我是家里最小的那一个。

一开始，我被送去大姑姑家。堂哥当时读的六年级，我四年级，很快一年后堂哥毕业了，上了旁市的一所中学，大姑姑为了他一并辞了工作去做了陪读，我于是从大姑姑家里搬出来，去了小姑姑家。

堂姐比我大一岁，很快一年过后她也毕业了，去了和我堂哥同一所中学，于是我又从小姑姑家搬了出来，在她们的帮助下转了一所寄宿学校。

就这样三年，我十三岁，上初一，我爸刑满释放，从监狱里出来了。我于是从寄宿学校又转了学，重新搬回到那间已经三年没人住过的房子。

这间房子很小，只有六十几平米，两个房间，厨房是一条狭窄的过道，站不下两个人，右边是卫生间，没有客厅，只有一块最多放下两张四方桌子的空地，电视在三年前的时候被大姑姑拆下来抬走了。

“反正接下来一年你要住我这里了，”她说，“我给你在客房铺了床，还给你换了窗帘……我记得你喜欢遮光的是不是？”

我站在单元楼道口，看着她把电视放进车后备箱，点点头：“嗯。”

“过两天我过来接你啊，”她说，坐进副驾驶，冲我挥手，“这两天你收拾一下东西，千万别落下了。”

她说：“凌渊，要听话啊。”

我拿出了一部分衣服和书，还有我妈妈生前所有的照片，塞满了三个大行李箱，在房子里一个人度过了无所事事的两天，看书，画画，偶尔写写作业，很快被接去了大姑姑家。

我现在想想，在我为数不多了的十五岁记忆以前的事情里，大姑姑拆电视和我在楼道口给她送别的那几幕可谓是相当王家卫。数年过去，这段记忆在我的脑子里还加上了一层发黄的滤镜，放入《重庆森林》都毫无违和感。这种记忆滤镜一旦叠加，就像我妈妈的照片一样，哪怕被框在相框里，也挡不住发黄和褪色。

三年前我离开，三年后我又回到这里，和我的爸爸开始父子生活。

那时候还没有霍尧，还没真正开始经历之后的所有，我爸爸还没有开始犯病，我才刚上初一。

时间要跳到两年后，我和霍尧的第一次见面，我十五岁，他十六岁，那天我生日，面前的桌子上还摆着那个奶油蛋糕，上面可笑地插着零星几根蜡烛，闪着要灭不灭的火光。

我爸爸揽着霍尧的肩膀，对我说，这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以后我们父子三个就一起生活啦！

我隔着几根蜡烛的缝隙看见他的脸，看见他低垂的眼眸，和手臂上被烧伤的疤。

我问他，你知道我名字吗？

他点点头，说：“凌渊。”

我说对。

“霍尧，”他看了看我，说，“我叫霍尧。”

故事从这里开始。

—————————【1】—————————————

阳春三月，应该是万物复苏的日子，可惜此时此刻的三月春寒料峭，太阳没见到，倒是风刮得很大。

文学一点的表达叫做倒春寒，只不过这个词在江浙一带不太好用，因为春天和夏天的过渡只有大概短短一周时间而已。

我站在走廊上，百无聊赖地等待老师的传话。

心里一点儿也不急，因为霍尧百分之百会来捞我。

许岩在一旁用一种大概他自觉十分怨恨的眼神看着我，配上被我打到乌青的一只眼睛和脸上半风干的涕泪，看起来实在很好笑。所以我只能低着头，尽量避免和他有四目相对的机会，否则我一定会因为忍不住笑再给他来一拳，让他的阴阳大小眼变成国宝大熊猫，要是霍尧这个强迫症看到了，一定会高兴的。

先前为了方便打他，我把校服外套的袖子挽到了手肘，现在平静下来，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才感觉空荡荡的，有点冷。

我抬手去拢袖子，不经意间瞄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刮擦的伤，血已经凝固了，在皮肤上留下了几道刚结了软痂的血痕。我忍不住去抠了几下，看到结的痂破了，有新的血流出来后才停下手，放下袖子盖住。

“凌渊，许岩，你们两个过来一下。”踩着高跟鞋匆匆赶来的班主任色厉内荏，叫着我和许岩的名字。

许岩恨恨地看了我一眼，转身迎上班主任，我在他身后慢慢晃着跟上去。

想也知道，他现在脸上一定挤出了一种委屈和弱小的受害者表情，与他比起来，我这张少有表情的脸和满不在乎的态度，不论是在卖惨还是讨人喜欢的方面，都能轻易被人甩开八百条街。

“期中考试刚考完，你们两个就给我惹事！”班主任陈莹其实是个很温和的人，这会儿努力压着声音呵斥，我和许岩站在她的办公桌旁边，“说说吧，怎么回事？”

“他打我！”许岩立刻带上了哭腔，如泣如诉。

我在旁边没忍住，不小心笑了一下。

“你还笑！”陈莹狠狠瞪了我一眼，“嫌事情闹得不够大是不是？”

我压下嘴角，重新低下头。

“我……我去上厕所，然后看到他对着镜子一直弄头发，水龙头开……开着，就说了他几句，让他别浪费水，”许岩嗫嚅着说，听起来像个肺结核晚期患者，吭哧吭哧，“然后……然后他就生气，就打我……”

平心而论，我虽然脾气有点暴躁，但还没智障到这种程度，为了一点屁大的事情要脏自己的手。许岩虽然一副可怜相，但他在班级里的风评也并没有多少好，要不然我俩打架的事情早得年级主任教导主任齐上阵，哪还需要陈莹过问，更何况他的眼睛肿成了这样。

还好陈莹也是个好班主任，脑子挺清楚，知道许岩的话不能全信，转头来问我：“你呢？”

我说：“他嘴贱。”

陈莹：“他说什么了？”

我心想这可是你给我的机会，别怪我超常发挥：“说我有娘生没娘养，有个坐牢的畜生爹，还有个坐台小姐生出来的杂种哥哥，一家人都烂得要死，活该三天两头生病，命短遭天谴……”

“你放屁！”许岩大声吼道，邻桌的几个老师纷纷侧目看过来，“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你他吗不要血口喷人——”

“你给我注意点！办公室里，这么多老师面前，你还在这里一口一个脏话！”陈莹一拍桌子，狠狠斥责道。

许岩当即消了音，嘴唇抖了抖，又开始用他黏连嗫嚅的声音：“我没骂他……我真的没有……”

那确实没有，是我添油加醋了，不过也差不多。他只不过是爱嚼舌根，喜欢嘲讽些我这样的人，说了句“天生命短”，这跟我从小到大在耳边听到过的议论比起来实在是毫无水平，连让我有点波动都做不到。

不过我经验丰富啊，换做谁这么几年听下来，也能麻木了，再难听的话我也听过，再恶毒的话我也能毫不在意地说出来。

我知道陈莹其实会偏向相信我的话。我成绩非常好，顶多性格不是特别讨人喜欢，随便卖卖惨，不了解我的人一定会买账的。

陈莹表情严肃：“凌渊，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

学生的个人信息家庭背景——尤其是我这样的特殊人，是被保护得很好的，但遥城这么小，公共厕所都能碰上前男友前女友的地方，随随便便就能捕风捉影，我家的事大大小小，都不是秘密。

我抿了抿嘴，说：“我不随便打人。”

许岩对我怒目而视，却说不出什么辩解的话。

也是，除了拼命强调自己没说过那些，他也没什么能再说的了。

编个理由真是为难死他了，普通家庭教出来的孩子，性格讨人嫌点、嘴贱点，本质不坏，不是所有人都能和我跟霍尧一样，撒谎跟呼吸一样自然，遇见再大的事情，也不会慌。

陈莹最终没有彻底相信我和许岩之间的任何一个，而是打了我们两个家长的电话，因为许岩被我打得太凄惨，要说我真的是受害者，确实没人能相信。

我开学前就把联系人那一栏的电话改成了霍尧的，背着我的两个姑姑，原先是填的她们的号码。

说起来也很好笑，我不知道这种时候填她们的号码有什么用，与其让她们花一个多小时赶回来，不如让高中部的哥哥爬几个楼梯。

霍尧来得比许岩的爸妈快许多。

高中部的放学铃一响，他就从那边跑来了，此刻敞着校服外套，还不忘往口袋里揣饭卡。他一见到我就冷下了脸，我笑容还没起来，嘴角只好半提不提地僵在脸上，别人看来一定像个滑稽的傻瓜。

我哥应该很生气。

我判断不出他究竟是因为我打架生气，还是因为我打架的理由生气，总之他对我的态度并不很好。

我从小就判断不了他的情绪，这是让我很挫败的事情。我自诩善于察言观色，可惜我哥刚好是个不露声色的人。

老爸在家里发酒疯砸东西的时候他也是一张冰冻了的脸，和我习惯了的麻木不一样。而哪怕是这样，此刻他绷紧了的脸和抿紧的唇仍然好看得像艺术，让人很想凑近他，哄哄他让他别生气。

我哥比我看起来像个正常人，不过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比谁都像个阴郁的变态。

但他长得好看，苍白清瘦，比起我豆芽菜一样的嶙峋，他更显得颀长，眉眼像他妈妈，好看到我们高中部的很多女孩子都给他写情书，说他是个禁欲系的美男子。

陈莹看到霍尧的时候并不怎么吃惊，她作为班主任有了解过我们家的状况，开学前还向我保证一定会好好保护我的隐私。我其实很想告诉她我根本无所谓，但她是个好老师，我不想辜负她的一片好心。

“霍尧是吧，我知道你，凌渊的哥哥。”陈莹示意让霍尧坐下，朝许岩的方向看了一眼，“你也看到了，伤得不轻，所以我打了他父母的电话，你没有异议吧。”

霍尧根本没有去看许岩，点点头：“嗯。”

陈莹呼出一口气，冲霍尧笑了笑：“凌渊平时不惹事的，许岩我想也不是故意的，这次应该真的只是冲动。因为他们是在男厕所里发生争执的，没有监控，所以我希望等家长来了以后，让他们两个一五一十把事情还原了。”

霍尧还是淡淡的：“嗯。”

他没有过来问我怎么了，也没和我有什么眼神接触，我站在办公桌的另一端，无端有些焦躁，不由自主隔着袖子开始抓挠手臂。

许岩的父母看起来十分得体，是讲道理的那种人，在陈莹面前也显得十分有礼貌，言语间尽是和稀泥。虽然我不是很相信这种得体，认为通常是包裹歇斯底里本质的一层糯米纸，不过我更相信霍尧，甚至能预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果不其然，许岩在父母看过来询问的时候，便又开始抽泣，许岩那只眼睛里布满血丝，因为哭更显得红肿充血，仿佛已经瞎了。他断断续续的，说不清楚话，听得我很想再给他来一拳，好不容易把事情说完了，便伤心地哭。

陈莹还没来得及说话，许岩父母便严厉地望向我，要讨个说法。

“这位同学，我希望你能好好解释一下。”许父说。

许母相对要懂得周旋一些，补充道：“同学——凌渊是吧，你放心，叔叔阿姨不是不讲道理的人，阿姨也知道你肯定不是故意的，谁这么大的时候没犯过错呢？是吧？你就道个歉，我们也不用你赔什么医疗费，道个歉就行了。”

“额……”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大概是没看到我的父母在场，觉得跟我这个当事人直接说就行了，不过是看我年龄小，她好看碟下菜。

先不说我本来就没打算赔什么医疗费，就是故意打这么重，现在台阶在这，我道个歉就下来了，表面上没事，至于日后怎么样，许岩的嘴大概能在一天之内把事情传遍整个年级。

我不想接这个台阶，麻烦。

这种“成年人”的把戏在我面前不管用，在霍尧面前大概更不管用。

我向霍尧看过去。

“许岩妈妈，我想我们可以让凌渊来说说看。”霍尧开口道，“刚才许岩看起来情绪很激动，我没听清楚他到底说了什么。”

如果不是场面不允许，我大概会为这种难以辨认究竟是不是嘲讽的话原地鼓掌三分钟。

许母转头看了霍尧一眼，脸上神情难看起来。

陈莹接话：“啊，那个，凌渊你也来说说，我们都知道你肯定不是故意的，你说说动手的理由。”

“我……”我开头刚说了一个字，卡了一下。

我看了眼同样望过来的霍尧，深呼吸了口气。

“我……我是故意的。我不应该打他，因为我确实经常生病，从小就是，”我微低着头，语气平静，“他其实说的也没错，我生下来很小的时候我妈就去世了，后来都是住在别人家，天生短命，有娘生没娘养，许岩都没说错。”

周围唰地一下安静了，许岩父母面面相觑，脸色惊愕混杂着没褪下去的愤慨，陈莹也小心翼翼地看着我，许岩大概是没想到我也会装可怜，眼泪都不流了，表情分外滑稽。

只有霍尧，他神色平静，一点都不惊讶，甚至眼底还有一丝看戏的悠然。

他又知道我是装的了。

真没意思。

———————————【2】———————————————————

所有与我有关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哥都知道，不是我自己告诉他的，而是他看出来的。

这真的很讽刺，因为我爸和我们住在一起，到现在连我在哪个班都不知道，班主任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道，更别提我偷偷抽烟、逃课、打架、月考成绩这些，而我哥则花了不到两三个月时间，就把我的脾气性格都摸得一清二楚。

这些流程我其实都很熟悉，我刚到姑姑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只不过我和霍尧性格不一样，而且那时候我还太小，没那么厉害。

“是我打的，其实我可以不打，但我还是打了。”我干脆一口气说完，有霍尧在，这戏演了也没什么意思，“我道歉。”

“对不起。”

许岩脸上出现了一种迷茫近乎呆滞的表情，他很无措，而在场的几个大人则同时脸上有一种吃了馊饭一样的表情。

我猜许岩的父母现在应该很尴尬，而陈莹则是不理解为什么我要把局面搅成这样让对方下不来台。

霍尧表情没什么变化，我猜他一定看得很过瘾，因为有些时候不按成人想象的套路走，会发现他们的反应格外精彩。

我和霍尧都乐得干这种缺德事，用流行词汇来说就是卖惨的百莲绿茶，这种放到女孩子身上格外容易被识破或者被污蔑的行为，我和霍尧兄弟两个干起来就分外心安理得。

当然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干。

说起来，这还是跟霍尧学的。

很早的时候，我观摩过霍尧和我爸的一场争吵闹剧，他八方不动，冷静坦然，而我爸面目狰狞，吼了几声后便立刻拿过旁边的花瓶砸他。

还好那是个冬天，衣服穿得厚，花瓶也没砸到头，倒是碎掉的瓷片把羽绒衣戳了大大小小几个洞，霍尧偏着头，任由老爸的花瓶砸在身上。砸完后，他抬起头对我爸说：“你冷静了吗？”

我爸喘着气，刚要发作，霍尧接着说：“冷静下来的话，我们能好好谈了吗？”

“你拿我当小屁孩哄呢？”我爸嗤笑，“我是你爹，我养你教训你，还要你来管我怎么样？”

“我没有，”霍尧说，“我没管你，我没资格管你。我知道你是我的父亲，不然刚才那一下砸我头，就又得进监狱了。”

这个“又”字显然戳伤了我爸心里的某个点，他咆哮不起来了，因为我哥确确实实捏住了他的命门，无声地提醒他，坐牢坐牢坐牢坐牢……

现在想想，其实那些话术也很烂，但霍尧他歪打正着，点明了“砸头”这个关键点，才使我爸突然一下就僵住了，不仅停手还闭嘴。

霍尧不见得当时就知道我妈妈去世的原因，但我和我爸都清楚得很。

同样喝酒，同样争吵，同样拿起东西砸人，只不过一个玻璃酒瓶一个花瓶，一个砸到了头一个没砸到。

看，这就是霍尧。

他比我大一岁，有本事几句话让我爸再也不敢打他。

许岩最后还是被记了个处分，不轻不重，许岩父母打算息事宁人，毕竟我确实下手厉害了点。

陈莹问霍尧如何处理的时候，他指了指我，说：“问凌渊吧。”

陈莹于是看过来，我无所谓：“随便吧。不记处分的话，你罚我做值日也好。”

这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我也以为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但霍尧没打算放过我。

距离晚自习打铃还有一段时间，但现在去食堂肯定已经来不及了，霍尧带着我翻墙去校门口的小卖部买东西吃。

“为什么打架？”他问。

我说：“他……嘴贱。”

在霍尧面前，我总归还是有些心虚的。

“他说什么了？”

我把刚对陈莹说的照搬了一遍，去掉了有关我的部分，剩下那两句和我哥有关系的：“他说是你……妈妈是坐台小姐，你是个杂种。”

霍尧用一种很深的眼神看着我，最后说：“知道了。”

我连忙向他保证：“我不打了，真的。”

他淡淡道：“你之前也是跟我保证绝对不在学校里动手的。”

我说：“可他说你啊。骂我可以，随便骂，骂我哥不行。”

说着伸手去抱他的手臂，被他躲开了。

霍尧没再说什么，而是转问：“有哪里伤到没？”

“没有，”我说，挽起袖子准备翻墙，“我怎么可能被那种菜鸡伤到。”

霍尧静静地看着我，猛地拽住我的胳膊：“你最好是没有。”

他的手指尖很薄，在我胳膊上被蹭出来的血痕上摩挲了几下，我瞬间反应过来我自己都忘了还有这茬，不等我打个哈哈把这件事过去，霍尧屈起手指，在我的血痂上狠狠抓了一下。

“啊！”我猝不及防，叫出了声。

血痂又崩开了，渗出了一点点新的血液，我的手臂在自动愈合的道路上第二次遭到了人为阻碍，后果可想而知，伤口将会愈合得比一般情况下更慢，而且有会留疤。

“记住了，”霍尧说，“下次再打架，还要留疤。”

我撇撇嘴，表示自己知道了，内心却感到很兴奋，为他另类的关心表达方式感到浑身颤栗——我身上有他留下的疤！

“凌渊从小体弱多病”这句话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我打架很不错，但是耐力稍差。原因是因为血型稀少的缘故，小时候一段时间家里人连门都不让我出，小心翼翼，希望我身上一个疤痕都没有，结果最后因为缺少日晒而变得极度缺钙，为我过度苍白的肤色和瘦弱的身材打下了无比坚实的基础，吃什么都补不回来。

相比之下，霍尧的身材一看就很好，尽管他曾和他妈妈过了好一段近乎流浪的日子。

他身上真正的疤不多，只有手臂上的烧伤，剩下的都是些大大小小的淤青，淤青从来不曾好过，常常还添新的，问他怎么来的，他也不肯告诉我。

我问过一两次，他都没有要说的意思以后，要么拿在外面打拳搪塞，要么拿不小心磕碰敷衍，我也就没继续问了。

毕竟他也才来到这个地方没多久。我很能理解突然换了环境以后不适应的情况，浑身紧绷着，就像现在的霍尧。十岁到十三岁的几年里，我也曾一直都处于这样的状态，警惕，不安，敏感，像套了个保鲜膜隔绝外面的一切，把自己包裹得密不透风。

好在霍尧并没有当时的我那么难相处，他对我相当温柔客气，倒是我让他反而更不舒服，因为我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攻击或抗拒性，这本身就很不正常。我猜他可能并不完全相信我，尽管我已经对他卸下了所有的防备，甚至还试图说服他放弃打地铺，和我共睡一张床，老房子的地板常有蟑螂爬过，而霍尧有洁癖——他还是拒绝和我一起睡。

晚自习铃响之前，我和霍尧都顺利地买完了东西回到学校里，他还多买了一本新出的模拟试卷，相比之下我这个即将中考的人反而显得很闲。

“陈老师要是知道她前脚给我免了处分，后脚我就犯规翻墙，大概会气得把我罚去扫厕所吧。”我说，“肯定会说：‘都初三的人了，还没几天就中考了，还敢到处乱晃！’之类的。”

霍尧：“你声音再大点，下周一国旗下念检讨的人大概非你莫属。”

我不明所以，顺着他眼神看去，看到了正在小树林旁边抓小情侣的年级主任。

“那我就拉你一起。”我说，“就说你是我的同犯。”

“我不中考。”霍尧说。

我一时语塞，还没来得及想到说什么，霍尧拍拍我的背：“回教室吧，快打铃了。” 说完他把手里的卷子给我，“没事做的话可以看看。”

不愧是你！我暗自咬牙接过：“谢谢。”

初三到后面也没什么新课上了，今天晚自习原本是数学课，但数学老师临时被拉去开了个教研组的会，没能来，替管的是英语老师。我进教室的时候看了一圈，没见到许岩，大概会是被父母接走了。

我忽然觉得自己也许也不应该像个没事人一样出现在教室里，否则一定会有人在背后说我受到了老师的偏爱云云，否则为什么只有许岩记处分，尽管是个很小的过。

我和霍尧是走读生，尽管初三强制要晚自习，但也是为了上课。今天没有课，而且我已经提前做完了所有布置下来的作业，于是我干脆拎着霍尧给我的那套卷子，一个人打算先回家了。

如果要问我这几年里做过最不后悔的事情是什么，那一定是在这一天选择不上晚自习回家。

如果要问我这几年里做过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我也会回答是在这一天选择了回家。

从学校到家短短几百米的距离，是平缓而坚实的水泥路，好像是上天在我深陷泥潭前给的最后怜悯，让我在通往沼泽之前，没有感到半点惶恐和不安。

———————————【3】———————————————————

我整理书包的时候，李骞转过来冲我眨眼：“今天逃？”

“滚。”我说，“老子回家，不是逃课。”

李骞不生气，笑嘻嘻地继续说：“有什么区别？不都在学校外边。”

我很烦：“不一样。”

李骞朝我挤眼睛：“数学做完了吗？”

“拿去，”我从书桌里把今天发的数学卷子抽出来，扔给他，“别在老子的卷子上面乱涂乱画。”

“知道知道，”李骞啧啧两声，“帮你请假。”

我没理他，懒得解释回家和逃课的区别，我对家的理解从来都和旁人不一样。

我们家虽然内部像被白蚁蛀空了一样，一塌糊涂，但外表看着仍然像故宫里最精致的金丝楠木，我爸哪怕从牢里回来，和他的两个姐妹们仍然关系很好，仍然是爷爷奶奶的好儿子，尽管这亲情实际早已变味。

变味这种事情，早在我十岁就开始了，但那时还是暗流涌动，等霍尧来到以后，才真正地开始摆在台面上。

其实现在想起来，一切都可以串联。凌春宏锒铛入狱，凌百灵和凌艳霞便开始了各自的打算。说起来，我两个姑姑其实都对我不错，不愁吃不愁穿，甚至还给我请家教，俨然将我当做了他们家的一份子，但这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大餐，在这场无声的交易中，我是个被用来交易的物品，对我好，于是便可以向爷爷奶奶多要些钱，请家教，就有理由要更多钱。

但至少现在这一切都很平静。我收拾好东西，翻墙出了学校，路过学校旁边的小破网吧，向前台的漂亮女人要了一包最便宜的万宝路。

“抽烟啊。”她扔了包烟在桌上，顺手掏出打火机也给自己点了一根。

她年龄看起来二三十，老穿着那条红色的裙子，冬天穿着丝袜和大衣，双指夹着细烟靠在吧台上，好像她的腰天生就是那个形状，像棵枯折的柳树干，头发也黄黄的。我一开始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网吧那些上网的客人要烟的时候叫她阿烟，平时聊天的时候叫婊子，没有人叫她的真名，我第一次去网吧里的时候就是这样，两年过去了，他们还是这样叫她。

我摸了摸口袋发现自己没带打火机，骂了一句操，她把打火机扔给我，又继续折着腰靠在玻璃台上，拿长指甲戳我的校服，说：“小孩子不要不学好。”

我用了她打火机，不好再说脏话，就说：“管你屁事。”

她看着我笑了一下，咬着烟说：“再顶嘴找你哥来管你。”妈的，这女人怎么那么麻烦。

我把打火机扔回去，说：“最后一次了。”

霍尧警告过我不许抽烟。我也不是真的怕被打，我到现在也没和我哥真正地打过，不知道谁输谁赢——好吧，好吧，我确实有点怕他，因为他总是能精准地知道我脑子里每时每刻都在想些什么，但我不确定他知不知道我梦见过把自己几把塞进他嘴里，草，我也不敢让他知道，怕他会像解剖青蛙和老鼠一样解剖我的几把。

对于畸形家庭的理解，十五岁之前的我以为只需要我，我爸，我妈三个人就够了。十五岁之后，又增添了我哥哥和他的妈妈。

我见到我哥的时候刚刚十五岁，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空档。他比我大一岁，准确来说是一岁零三个月，我生日在十一月份，是深秋，开学刚一个半月，霍尧横空降世突然进入了我的生活。我和他好像两只竖起背上的刺的豪猪，每一次对话、对视都像一场小心翼翼的对峙，直到有一天霍尧突然软了下来，我因此欢天喜地地敛去身上的刺，从此扮演别人面前温情脉脉的兄友弟恭。

这里不得不要提到一些过去发生的事。

我其实不太爱讲我们家的故事，倒不是觉得丢脸，我早没羞耻心那玩意儿了，只是因为实在太长。如果提到我爸的名字，知晓的外人一定会一脸了然：“哦，凌春宏啊，我知道，打死老婆坐牢的那个吧。”——看，我爸的确十分有名。

如果要那个人继续说，下一句一定是：“据说打的时候他儿子还在旁边看呢，哎，才九岁，多少可怜啊。”——这是我，亲眼目睹我妈妈被打死的十岁小孩。

最后一句：“结婚前搞外遇还把人肚子搞大了，给打胎费，结果那个女的还是生下来了。”——这说的是霍尧和他妈妈。

这只是我们家发生的、与我有最直接关联的部分。

很多人或许会对我感到疑惑，因为我从没少诅咒过让我爸不得好死，但口口声声仍然称他“我爸”。这是个很亲昵的称呼，又我又爸的，一听就父子关系很好。

这也是我最烦的，因为凌春宏对我确实很好，好到我并不介意让大家知道他是我爸。

很难想象吧，一个抽烟喝酒家暴老婆的男人会对自己的儿子非常好，时常问我想要什么他给我买，烧的一手好菜，常带我去某某餐厅吃好吃的。这是我十岁以前十三岁以后都不变的待遇。他没有打过我，也没有如何严厉地管教过我，他对我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学习上爸爸帮不了你，你要靠自己努力啊”。

我想不清楚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复杂的情感，好像从别人那里得来的好与不好是一个等量代换，硬币有正面也必有反面，一元二次方程永远都有两个解，明明用得到的只有一个。为什么总是要把一件事情搞得那么复杂？我问霍尧，霍尧说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总是喜欢把事情搞复杂。

霍尧说的我听懂又没懂，这大概就是他所想表达的字面意思，明明很简单的一句话硬是让人觉得复杂听不懂。妈的，难道我是狗？

爷爷奶奶和姑姑总是和我说我爸很爱我，他对我很好，总想着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永远不会让我觉得我没有后路可走。这些话都说得没错，我喜欢我哥，所以我也总想着把最好的东西给他，对他好，不让他觉得没有人在他身后；但是他们又总是改口，一会儿说爱是本能，一会儿又经常说我“不是你爸怎么会对你这么好”，我到现在仍然没有明白凌春宏对我好到底是爱的本能还是因为他是我爹，我只知道我想对我哥好，我爱我哥。

人果然是很复杂的生物，如果对一个人好是因为爱，为什么我所有与“幸福”相反的感受都来自那些说爱我的人？他们说爱我，可我半点感觉不到，只越来越讨厌他们。上课的时候老师在讲台上放兔子的解剖视频，有几个女同学小声说“好可怜”“真残忍”，又说使用动物做实验究竟是否合乎伦理道德，我听了觉得烦躁，听不懂，也懒得想， 比起用兔子做实验来讲，我更希望人类就地消失，如果没有人类，就不会有像稀屎一样浑浊不清的道德标准。

凌春宏是个杀人犯，家暴男，酗酒还赌博，这都是为人所知的，他同样是个爱孩子的父亲，不光爷爷奶奶常提起，我也一样这件事深信不疑，哪怕我并不爱他。

然而到那一天我才明白，原来其实根本就不是我想的那样。

忘了当时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想去房间拿什么东西，也忘了当时是为什么没有立刻跑开，直到床上的人发现了我——

霍尧看见了我。

他的脊背和肩膀被摁住，没有穿衣服，那双琥珀色眼睛在看到我时，瞬间变了神色。

我没跑。

我根本动不了，仿佛被钉在了那一级台阶上，连转身都做不到。我看见男人伏在霍尧颈窝间的头抬了起来，浑浊的眼睛倒映出了站在地下室入口台阶上的我自己——那张因为恐惧和害怕而呆滞且僵硬的脸，逞强着冷静的犊羊般的脸。

那个在霍尧身上的人是我爸。

那天晚上我发了一场高烧，烧到意识模糊不清，并且开始不停地干呕。妈妈死去的那个晚上我也是像这样，高烧，呕吐，随后大病一场，开始噩梦连连。而与九岁那次不同的是，我即便是发烧昏迷的状态下，也仍然在做梦，到处充斥着虚幻的白光，被蛛丝似的东西缠绕着身体。

梦里没有我哥，我看不见他，于是大喊他的名字，他的声音好遥远，让我辨不清究竟从哪个方向传来，他叫我别动，闭上眼睛好好睡一觉，他一直在，我摸索着想要撞墙，但总是被制止，越挣扎，蛛丝缩得越紧，最终细细密密地将我绕进一个柔软的茧。

-TBC-